

朱子語類

卷八十九

易

乾坤

13
2939
23



131
939
23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八

易四

乾上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可學以下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謂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淵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李 備

吾頃

水五味鈞平藏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卦氣之意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陰然又思地執定不得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知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紫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淵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仔細推之皆可見個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

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賀孫。以下易傳語

問乾者天地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順處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是謂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鋪煞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也本云問今郊祀也而今祀太乙而今都重了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

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為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是星
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
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
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
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
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個錄也因
舉莊子孰網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
理如圭峯禪師說知字樣個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
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
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如此

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個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
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
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文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
消長有種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
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
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神是
變而不可知底蒙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剛義
叔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無精粗而言

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
 神是用鬼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
 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
 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夜晝便神夜便鬼厚錄云所
 以人言之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以氣息言之
 呼為神吸為鬼昭明為鬼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者
 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為蒿使人
 精神竦動處厚錄作是悽愴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蕭
 然也厚錄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文問草
 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厚錄云此可以魂魄論易言精氣為物
 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魂
 精便是魄譬如燒香得燒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

香底便是魂厚錄云漿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
 根蒂安知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
 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
 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知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
 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
 略略成形時又問識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
 楊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說
 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解轉不分明温公又於正文改
 一字解也說不出義剛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
 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
 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

者則謂之神如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二說皆妙所謂造化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
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
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
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陽屈為陰伸為陽
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者也又問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
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
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
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
才致精神以求之便求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
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

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鬱以陰靜去
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
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萬物皆體之究其極只是
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
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
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管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
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
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
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卻墜死緣他運轉周流
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
然不息蓋卿○方子錄云天惟健故
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下同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日
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
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備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
也端蒙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
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
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營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
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
順只是翕關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上
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

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
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
動意否曰然營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
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
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

兩箇物事學蒙。方子錄云天地形而下者天
地乾坤之皮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
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文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
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
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

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下乾卦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堯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恪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

思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配腎屬水水便是貞夫道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稊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明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會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

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淵

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

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盡高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

會裏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
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
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
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
了猶未是用處在孫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
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
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
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
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
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

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本禮是火義是金智是水孫
曾兄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
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
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
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
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
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卓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
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淵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
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

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剛

問道卿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竊嘗思之謂之各具四德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夏之春夏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令舉初道卿之說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說道夫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禮義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

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錄云恐

集未嘗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錄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

也剛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以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為貞

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

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

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

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方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

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切謂卦辭未見取

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
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做此曰
纒說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及又後面卦辭
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幹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
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
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學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曰某木要人
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
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何來人都
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
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

孫賀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
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
不可曉若說龍時道亦是龍之在那亢阜處他所以說
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淵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
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
自當之矣 淵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
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
見之人 淵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天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天德之

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太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
云利見在下太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太德之君兩
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
觀之若己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
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
見此九二之太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
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太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
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太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
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白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
在天利見太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
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太人是利見陛
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来易多是假借虛設故

用不窮今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未尚虛
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
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銖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
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持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
乾厲之象也 銖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
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銖
賈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
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性性亦只如此
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
自然存如顏子問行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

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明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頤復厲无咎是也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

淵云發得此意極好伊川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

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文却分作聖

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若古者又何嘗

有此不知是如何以其觀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

此時便當兢兢惕下得此文也當恇地兢兢惕錄同備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湏

史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句亦是拘了

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內爻為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

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

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

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文才剛而位危故須

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

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

咎也

淵與天不為多淵是那空虚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

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

上下躍即飛在天

晉書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古
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
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
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
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
偽去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
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
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
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
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
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

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
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象辭
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
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
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
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溱
爭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據某
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溱爭精微他那句
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
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
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

來事多失于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
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
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
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
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個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
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
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明德
凡占得卦爻要在五分實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已有木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
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觀之者在彼我為

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木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
之木人作之者在彼而觀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
也個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不
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蓋是
說變淵

見群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
六之說淵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
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
用爻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八
之通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八蓋七
例也百九十八陰百九十八蓋七百九十八

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
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著之法遇乾而六爻
皆變則為明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即剛而能柔則吉也
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
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困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
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
為始而常代變陽故為群龍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
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為群龍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
是否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
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
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銖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
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
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

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成如群
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安剛
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
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
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
無此也得確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
言卦之本体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
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係
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
有元亨變卦却無淵
群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牝而却利牝如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淵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牝馬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意取

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

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

用六因甚不用七八益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交爻也

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群龍无首吉為占見群龍无首

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

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

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

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

歛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

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

至寅又生他這箇只宜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

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

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

著如所謂林楊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

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

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

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

處但人為己私所隔故多空虛處爾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
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
便是就入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
者也猶言性統形爾崇端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入之
精神豈可謂人自是精神自是精神肅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是答曰也是
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大哉乾元乾物
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學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
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

大不通處誅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
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
處果是說得鶴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
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
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
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
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
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
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身九四與
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
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
也錄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某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析教分曉方下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淵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

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萬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

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如何曰德地說也得只恐牽強錄

乾道变化似是再說元亨变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来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此字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淵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变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淵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節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变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草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文蔚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变化至乃利貞是天作乾首出庶物萬

物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夫也今日又行亦一夫也其實一夫而行健不包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作

所以見地勢之坤順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

之健可學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

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

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

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關得地在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

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

又說那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德避
難不可榮以祿聽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
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
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
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
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
不喜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
坐久必傾側又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
可以知人之貴賤某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
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

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
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
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
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
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作多字一段認得這
箇字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
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
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
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

屬仁淵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備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備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未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固得恰好是貞 賜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久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

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澤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脩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還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燾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蓋禮樂之文

語類

卷六十一

十三

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
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
為會都無私意方可以合禮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
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
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
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
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
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

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求也去偽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
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
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南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
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
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
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
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
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
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植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相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砥錄則和矣義則無不利矣然義其初截然近於不和不利其終則至於各得其宜云云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知此知是那默運事交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幹淵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

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蓋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幹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著這入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淵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學復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

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學履。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知力云，禮嘉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方子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

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悖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下利則義未和。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時舉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人傑。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

不和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
 如天之生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
 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
 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處臣位臣處
 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
 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
 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此方便須用兩字方說得
 盡當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其義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
 於義四句都說不力淵

利物足以和其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
 以利物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

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
 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
 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
 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
 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
 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
 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其義
 蓋不如是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
 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會身
 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
 纔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
 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

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謨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六十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身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夫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直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

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與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止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而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體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又嘉會足以合禮者高顯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

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湏着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湏着此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真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夫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榑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榑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

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故曰乾元亨利貞把乾字當君子淵

語類卷六十八終

重銀未子語類卷六十九

易五

乾下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淵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銖

語類

卷六十九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要押韻那裏恁地分別礙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裡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敷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個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後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蒙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人傑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入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淵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去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淵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脩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

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無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二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說聖人之德了

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步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

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替龍吉凶悔吝一息不寬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寓同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然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淵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後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脩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錄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學履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方子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就禦道夫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淵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震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末能信忠信進

德就心上說居業就事上說端蒙彥忠云先生云脩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亦見得遜處端蒙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

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道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

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

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

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夔孫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

意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先是不忠信者因言忠信進德

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

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必大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

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

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

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

厭賀孫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

未要夫理會居字脩字且直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

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

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

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真箇是得之於吾心

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

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

已佐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

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淵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義剛

亞夫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蓋卿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源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

不成道脩此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下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

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淵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

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賀孫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

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本末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便是謹守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

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寓錄云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

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寓錄云恁地收斂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且

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于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人傑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皆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來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

是此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道夫

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

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遠。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九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人之道者，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而後可固執也。伯羽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

仲弓問仁之類。脩者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來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者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仔細。銖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者，如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個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蔚文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

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也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學履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賀孫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學履

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高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道夫明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層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言之也道夫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

脩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莫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知惡惡莫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樂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白侍地做質孫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

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
 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滋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
 無頃刻不相似池錄云本義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
 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
 其新居謂常而不
 個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二一
 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
 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
 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
 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
 聖人則為無數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

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
 分位皆做得自別錄

黃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
 信只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
 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
 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
 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
 無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
 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己
 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
 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

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也。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所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

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允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懶撲不認了。只欠下半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脩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泔泔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

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王說孟子
易中所謂忠信非若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
主忠信之忠信也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
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
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
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
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
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
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
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
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
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

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某不見
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說學
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
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
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
知定曰然個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
行哉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
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
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
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已者是
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

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
言語上柄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
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任不得
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
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
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巳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
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我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日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
日乾乾而已學履

敬之間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
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其誠所

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
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
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
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
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
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
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
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
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上
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
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
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必間斷德是得之於

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為善賀孫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

上說蓋事是已行到那地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學履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退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管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金甌燒廬舍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

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夔孫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真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漆漆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從何處進分明黑漆漆地進箇甚麼然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

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裏做決要做到的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這只是箇始終肅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理會或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賀孫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祖道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是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淺。淵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後行去這便是脩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

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是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進字貼着那與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祖錄云：知終終之是居業，意明白也。只做此事更無在底。終者只這東終居字貼着那意故曰可與存義也。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淵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未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也。先知之謂也。存

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林間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段滾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賀孫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礪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往而止之祖道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

不似令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
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
自實處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錄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入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
確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
伊川云守之在後端蒙

乾忠信進德脩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
知終終之用九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無不利不
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方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
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
正中便不恁地淵

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
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

位此是子曰以卜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個
上十無常非為邪進退無恒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

時又云如此說也好淵
君子進德脩業款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款其

及時以進耳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
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
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
人本意道夫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
 必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
 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備
 看來太人只是這太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
 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
 於見太人萬物觀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
 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
 面說許多太人者言所以為太人者如此今却說二五
 相見却揆不着他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
 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人常觀解易
 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揆着他語脉如渙其群元

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
 渙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
 散他小群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淵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怕也恁地殺斷說不得
 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
 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
 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
 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
 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也
 植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

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群龍無首又別作一樣看研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道夫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道夫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

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

狀真實錄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

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苗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

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淵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

體人傑錄云性情猶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

體處體却在下面却在上面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

便有箇收斂撮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

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

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

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欲相離之時却將平

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玄其身小而大各

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斂在下
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直是自
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
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
物之長利也萬物之遂貞也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
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
也備人傑錄少異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
說得好淵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

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
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

純粹精淵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現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
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錄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
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
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
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
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其

氣之動而言則為陽，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銖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着了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正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其中便是破他說。淵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道夫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

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文蔚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淵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自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人傑。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

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
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
他母初未嘗啐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
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未便不長進。以此
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時舉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
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某未
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主未
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
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
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
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

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
而下者言。錄。淳錄問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
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
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
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
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
容天地感格之意。謨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又，此必
其自改得。德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
又改得是。賀孫

坤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
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
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
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
下面緣他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
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池本無先迷先迷後
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減池本有陽一半就前後言
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

細字其終下
疑有訛字

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
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祿
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
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未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
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
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至於東北
是坤卦到西南則好到東北實是喪朋亦非是凶只是
自然不容不喪明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東南得地身
西北不得地身自然喪明然其終
亦如此等說恐難依舊說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

語類

卷六十九

坤

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
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
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
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咸於乾之半也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牽句意在下旬伊川只見象
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
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
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
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
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
多錯解了錄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
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
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淵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身時坤底亦
身生是生物也本云坤之所生即乾之所始者淵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
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
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
亦通淵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

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明，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爲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明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爲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明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

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辭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太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蓋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陀處

突然起底也自順淵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

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

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

中陽是晝陰是夜淵

坤六爻雖有重輶大輅皆是待守收斂畏謹底意礪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

有害却未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礪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

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

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

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

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

而抑陰也銖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

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

大也且如元亨利貞象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

後向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其之說爻無許多勞

攘淵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

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

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止便見得直方

大如此學履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君，除了淵。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德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方軌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恣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

閑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幹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文在位者，便當去未出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畫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干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學履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

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二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文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緊了因舉云卻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學履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

不言而凶可知矣時舉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是傑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當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十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鑿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是於象

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
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
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無不利
矣言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
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
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此
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
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
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入臣用之則為不
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無成而
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
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

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
中二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
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
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文蔚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
生承載非則安能如此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
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
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
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見方言其德
則是其著也
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令下具足此處亦
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
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
到得即當了却方辯刻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敬以直內是緊切工夫賀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
是割截方整之意方疑是齋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變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
是能照底明德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真內以義

要去方外則非矣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
正萬物各得其宜焉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
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
徹上徹下表裏如一以義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
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
工夫聖明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
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着某之
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
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賀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性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大雅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且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又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

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道夫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為敬實於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謂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秉彜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病道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
 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
 習而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
 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
 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
 孤必大錄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
 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
 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
 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
 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
 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
 轉動得當

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方

終

